

流金岁月

巨人与小草
——献给蒋风老师百岁寿辰

毛芦芦

每次抬头仰望他的时候,我都觉得自己像一株小草——呀,在蒋风老师这个巨人面前,我是一株真正的狗尾巴草呀!

“毛芦芦”是我的笔名,在我们家乡土话里,“毛芦芦”正是做成小兔、小狗等草动物的毛茸茸的狗尾巴草。

在儿童文学园地里,我也恰似一株这样的小草,普普通通,毫不起眼,但也有自己的绿色和生机。

这样的一株小草,能遇见蒋风老师这个儿童文学界的巨人,何其有幸!更有幸的是,还能庆祝他的百岁寿辰写点文字!

在许多人眼里,蒋风老师也许是个威严的人,但我觉得他尤其慈祥,他的笑,像暖阳!

巨人的微笑,给了小草多少温暖生长的力量!

巨人的爱心,给了小草多少自由梦想的空间!

还记得他做浙江师范大学校长时,强调用阅读来塑造学生们的灵魂驿站。

还记得他做浙师大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时,带出了一大批儿童文学研究界的杰出人才。

还记得他做国际格林奖评委、亚洲儿童文学学会共同会长时,让世界见证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力量。

退休后,他几十年如一日,创办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班,他发挥巨人的余热,为中国的儿童文学界培养了更多的小草。很多小草后来都长成了参天大树,就像著名童话作家汤汤,她自从遇见蒋风老师的“非学历研究生班”,人生也变得美如童话……

我投身儿童文学,说长不长,说短不短,前后24年,好几次参加了蒋老师这个研究生班的活动,有幸结识了好多深爱儿童文学的朋友。像我们衢州的小学教师郑美星,每次都会朝圣一样来这个班听课,让我感动。

巨人的热情,给了小草们多少渴望飞翔的文学之光!

而我这株小草,有一次还非常荣幸地被巨人请到浙师大,和来自郑州大学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辑共进晚餐。原来,郑州大学出版社想出一本《蒋风传》,蒋风老师竟然有意将这个重任交给我去挑。

还记得当初我这狗尾巴草受宠若惊的样子,激动又惶恐得战栗起来。激动的是,巨人如此爱重我这株小草,我无限感恩。惶恐的是,我对巨人的生平故事、学术研究、领导能力等,都了解还不够深,觉得自己没能力胜任这个工作。

“小毛,你行的,你文字灵动,我

很喜欢你的文风,你就大胆地去写吧!”当时,巨人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。巨人的鼓励,就像一股清风,把我这小草的自信吹得满满,让我不自觉地抬高了头颅。

可资深编辑说:“我们要的是20万字既具有学术意义、又富有新意的《蒋风传》,要比过去几个版本关于蒋风老师的书都要厚重且有史存的价值……”

资深编辑的话一下子又把我这小草的信心完全打没了。我想,巨人任何一位嫡亲弟子,都比我这小野草更有写这本书的资格吧……

那次从浙师大回来,我肩上背着一个大袋子,里面都是蒋老师给我的资料。我的心上更是背着一个大袋子——明知自己不是这块料,却日日夜夜在想着如何去写一本巨著《蒋风传》,因为心焦,我的嘴角都起泡了。

于是,我给韩进师兄打了个电话。我在浙师大求学的日子里,韦老师是我就读的浙师大政教92专科的写作老师。见我有点写作天赋,韦老师就把自己的两个研究生侯辛华、韩进介绍给我当写作小老师,所以,韩进既是我的师兄,也是我的老师。我跟亦师亦兄的韩进打电话时,师兄鼓励我:“等我空些,我们合作来写也是可以的!”

这下子,我这狗尾巴草犹如吃了定心丸,又开始摇头晃脑地写我自己的小文字去了。正当我暗暗期待着、准备着和韩师兄合作,有朝一日能写出一部令儿童文学界震惊的《蒋风传》时,我从亲爱的师姐也是我鲁院的嫡亲同学汤素兰那儿得知,她和她的研究生,已在出版一部有关蒋风老师的研究传。

素兰姐是我入大学后第一个崇拜的人——她也是韦老师的研究生,长得少有的好看,而且,人还少有的聪灵、勤奋,那么,已有这样优秀的她和她的研究生写了蒋老师,我这株狗尾巴草还有什么资格再去写“巨人传”呢?

就这样,我悄悄把一颗“野草之心”收了起来,至今,也不敢跟巨人解释为何我没有勇气开始写“毛版”《蒋风传》,真是非常非常对不起他老人家啊!

如今,就要喜迎巨人的百岁寿辰了!在此,我这株狗尾巴草,怀着最感恩、最激动又最虔诚、最谦卑的心,想高高、高高地踮起脚,对蒋风老师说一声生日快乐!

这人间,这儿童文学的园地里,有如此一位巨人的存在,小草们真是三生有幸呀!



沐光 翁桂涛 摄

凡人世界

永远有你一间房

蓝飞燕

父亲的汗,从额头上滚下来,“嗒”一声,落在了新铺的水泥地上,洒开了一个小点。于是,空气里处处弥漫着石灰和湿泥的气味。

他粗糙的手扶住崭新的门框,目光越过我的肩头,稳稳落进了房间里,“丫头,这间房,是你的。”话音顿了顿,如同夯实一层土,他又说:“记住,这个家,永远有你一间房。”

那时候,我只觉得心里一热。窗台下的茉莉花刚开,有淡淡的香。闻着新木头的味儿,我的心里满是感激,却不懂这句话的重量。

后来,我像燕子似的飞了出去,在别的城市有了自己的窝。直到有一天,那个窝里的风雨太大了,我无处可去。夜里,我只得抱着自己,坐在冰凉的地板上。外面的灯明明灭灭,照不亮屋里。我才发觉,这偌大一个城,竟没有我的一个角落。

忽然间,我想起了父亲的那间房。他扶着门框的样子,他旧衣裳上的汗迹,还有那句话——“永远有你一间房”。这话,隔了这些年,暖暖地回来了。

父亲是个不善言辞的人,他的爱只会用行动里表达,只是日复一日地看着生活里的沟沟坎坎。大约是他能感知到——女儿将来的路,未必总是一马平川。他便不多话,只是埋头,和泥、砌砖、上梁,用他最熟悉的方式,在故乡的老地基上,为我悄悄地备下了一个“退步”。

古人说“女儿生外相”,杜甫

悲叹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,而我,何其有幸,早已拥有了一角“风雨不动安如山”的屋檐。父亲去世,算来已有两年半。房里还是老样子。我走到床边,俯身闻了闻,被褥是粉白格子的,蓬松着,透出一股好闻的太阳气,又浓又暖。这气味,我熟悉。以前,父亲一遍遍把被子抱出去,在日头下晒透了,又收进来,细细拍打松软。

床头柜上,是我小时候临的柳公权字帖。纸黄了,边儿也卷了,墨迹倒还清清楚楚的。我用手摸了摸,忽然觉得,父亲好像刚出去,一会儿就要推门进来似的。

衣柜深处,叠着一件他的旧工装,洗得发白,肩膀处磨得透亮。我拿起来闻了闻,除了肥皂味,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烟草和汗水混合的气息——这是父亲的味道。母亲说,他临走前还念叨,西墙根有点潮,等开春了要重新抹一遍水泥,不然梅雨天怕返潮。

父亲从不会说什么大话,只是用砖石,为我砌了一个退路。墙是他参与砌的,窗是他亲手安的,连门上的锁,都是他挑了又挑的,说这种锁顺手,我力气小也能轻松打开。

风浪大的时候,我都会回去避风雨。那扇门,总是开着的。昨晚梦里,又见他在新房门框上钉钉子,“咚咚咚”的声音很实在。醒来时,枕头上湿了一小片。我起身推开窗,晨风里有花香。

很多年前的那个下午,父亲赠予我世界的一个角落,一间永远属于我的房间。

链接

蒋风

生于1925年,浙江金华人,原名蒋寿康,笔名蒋风,浙江师范大学原校长、教授,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家、教育家、活动家。1945年,发表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《落水的鸭子》。1956年,在浙江师范学院开设儿童文学课程。1957年,在《儿童文学研究》发表第一篇儿童文学论文。致力于儿童文学教学与研究,出版著述50余种,专著《儿童文学概论》获全国首届儿童文学理论奖优秀奖,主编《中国儿童文学大系》(理论卷、诗歌卷)获第5届中国图书奖,主编《玩具论》(修订本)获第2届中国出版政府奖。先后获得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、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特殊贡献奖、浙江鲁迅文学艺术奖突出成就奖,以及亚洲儿童文学理论贡献奖、国际格林奖等奖项。蒋风是新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开创者与奠基人,中国特色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创建者与代表者。